

An impressionistic oil painting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white blouse with a ruffled collar and a dark skirt. S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composed of thick,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blue, green, and white, creating a textured, atmospheric effect.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late 19th-century Impressionism.

带阁楼的房子

契诃夫原著

何多苓编绘

带阁楼的房子

出版人 / 石志刚

策划 / 李国胜

撰稿 / 欧阳江河 翟永明

设计 / 唐洁渝

编辑 / 北京环碧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建国路 88 号现代城 3 号楼 1102 室

朝阳区百子湾路甲 16 号易构空间 7 号楼 3 层(画廊)

责任编辑 / 鄂俊大

出版 /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www.jlmspress.com

发行 /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制版 /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mm 1/12

印张 / 8

印数 / 3000

书号 / ISBN 7-5386-1955-0/J · 1636

平装定价 58.00 元

精装定价 98.00 元

何多苓

1948年生于成都，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现居成都。

先后在日本福岡美术馆，北京中国美术馆，上海艺博画廊，台湾高雄山艺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

作品曾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国美术馆，北京），第二十二届蒙特卡洛国际艺术展（摩纳哥），中国艺术展（“鹰”画廊，美国），第一届中国批评家提名展（中国美术馆，北京）96上海双年展（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艺术展（国家画廊，布拉格，捷克；里斯本，葡萄牙），《追昔》，中国艺术展，（水果市场画廊，爱丁堡，英国），《中国肖像画百年》，中国美术馆，北京。

2000年以来参加的主要展览：

2000年《世纪之门：1979—1999 现代艺术邀请展》 “ 成都现代艺术馆 ” 成都

《中国油画百年》 “ 中国美术馆 ” 北京

《成都运动》 “ 画布 ” 艺术基金会 “ 阿姆斯特丹 ” 荷兰

2001年《四川美院展》 “ 卡塞尔 ” 德国

《学院与非学院》 “ 艺博画廊 ” 上海

《新写实主义》 “ 刘海粟美术馆 ” 上海

《成都双年展，2001》 “ 现代艺术馆 ” 成都

2002年《再看 77、78 级》四川美术学院美术研究系列展

2004年《毛焰、何多苓联展》 “ 北京市环碧堂画廊

带阁楼的房子

1986年
油画、纸本

契诃夫原著
何多苓编绘

 吉林美术出版社

带阁楼的房子

欧阳江河

要理解和欣赏何多苓这组连环画，先得从契诃夫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谈起。我们这一代中的不少人曾热爱过契诃夫这篇小说。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喜爱。它有些类似于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般的喜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对《带阁楼的房子》的喜爱看作我们这代人的集体青春病和内心情结，看作某种基本的人生感情，其中掺和着我们的梦想、初恋，以及为这种梦想、初恋的到来所准备的[伟大的空虚]、和由于这种梦想、初恋的缓慢的、悄悄的，几乎觉察不到的消逝所引发的茫无所措的、难以言喻的忧伤。我将这一切视为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青春遗产。也许我们已不记得这篇小说，不记得小说的主人公画家和米修司，但由于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已经进入我们的呼吸和血液，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才得以在后来的种种诱惑和灾厄到来时免于堕落或倒下，并从一次次精神流放和内心历险中得以归来、生还。谢谢你，契诃夫。谢谢你，画家和米修司。

由于相同的原因，也谢谢你，何多苓，谢谢你为我们创作的连环画[带阁楼的房子]。如果每个人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告别自己的青春，那么，不妨将何多苓的这部连环画看作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美好的一切，以及精神上的带着创伤的初恋之告别。它无疑是我们这一代人迄今为止所创作的最为感人的安魂曲。在这支安魂曲中，我听到的是综合了许多其组织起来的两个人——仅有影子的米修司和因为始终面对米修司而只剩下一个背影的画家，以及那波浪一样朝他们涌起的时间和风景：红色夜晚草原，小路，野花和白桦树林，没人碰过的月光和没人呼吸过的空气。这一切都太美丽、太温柔了，让人无法不长久地置身其间。何多苓为我们描绘的是一个我们这代人在其中生活过却不可能永远生活下去的世界，一个我们必须与之告别却又无限怀想的世界，一个介于轻与重，现实与虚无、故乡与异乡，遗忘与纪念之间的世界。在描绘这个世界时，何多苓一反往日低沉、静止、孤立、幽暗和含混的画风，以明快的线条，以写意的笔触，以饱满的、流动的、连续的设色渲染和挥霍青春，捕捉浪漫之恋的同时放弃世界。画面中，忧伤如此鲜艳和夸耀，以致欢乐和它相比也显得黯然失色，青春和美如此大胆地袒露，好像非如此不足以将之深藏于内心。何多苓不动声色地使对称感呈现于这组连环画中：两个浪漫的，个别的人（米修司和画家），一个现实的、社会的人（米修司的姐姐），一片辽阔的大草原，一栋带阁楼的房子：写意的、酣畅的外部轮廓，精细入微、超于抑制的内在情调：鲜明而浓重的、让一切都流露在外，表达出来的视觉风格，以及最终归于平淡、淡到极致之处的总体艺术效果。是的，我们年轻时曾为之神往，为之泣下的一切都是淡淡的——欢乐、忧郁，爱情，以及青春本身。唯其淡，才显出其高傲、优雅、纯洁和宁静。我们已不复年轻，许多美好的东西一旦逝去将不复归来。何多苓的连环画[带阁楼的房子]是为此奏出一支轻而又轻，几乎不发声音的挽歌，一支告慰心灵，仅有寂静迷蒙其中的安魂曲。它是我们人生感情的一部分，旧日子的一部分。它带给我的是一种真正的内心宁静，因为被听见而成为声音，因为被看见而成为形象，因为被说出而成为一个亲切的名字

——告诉我，[米修司]，你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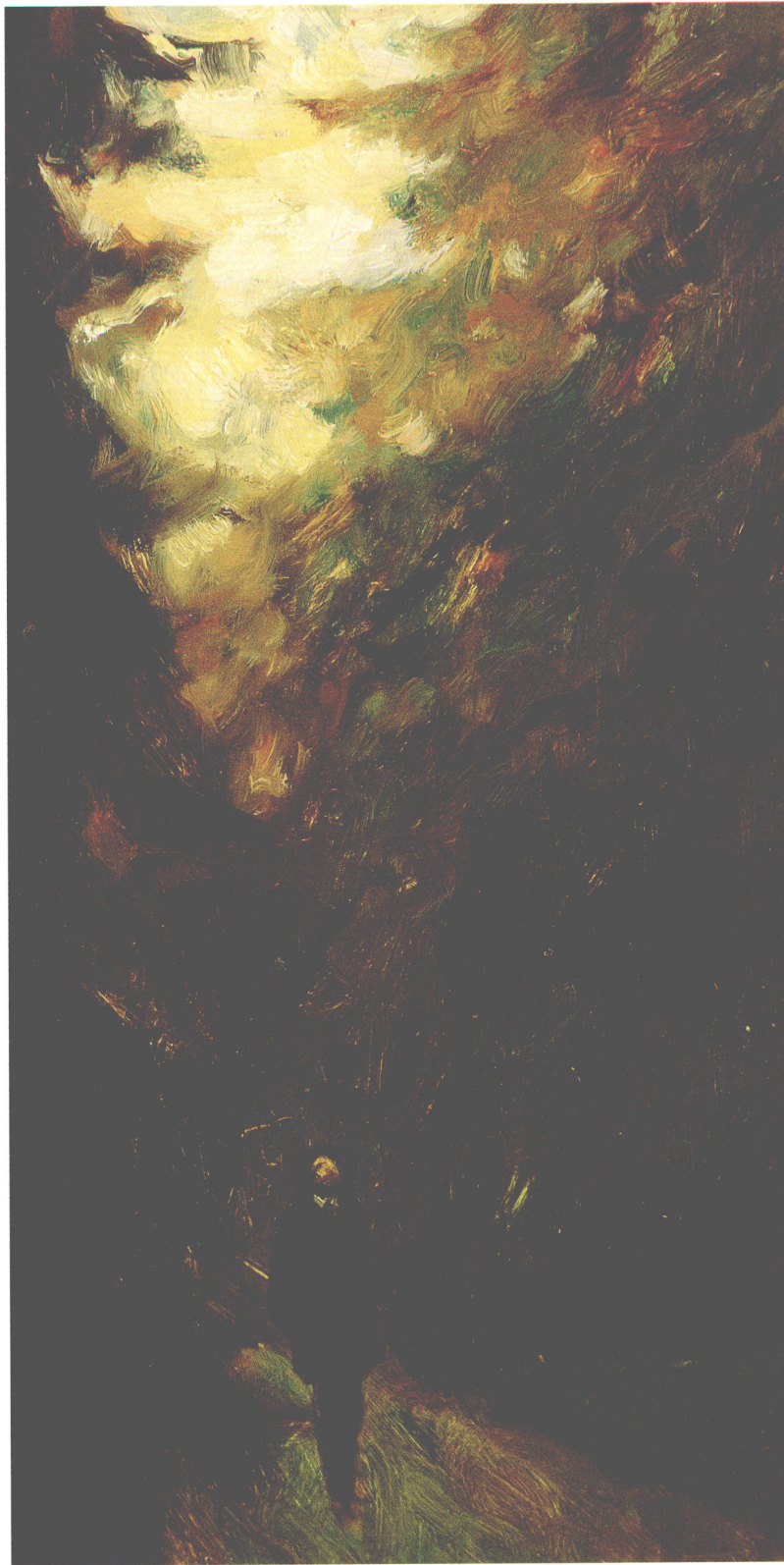
I。 六七年前的夏天，我住在乡下。
我命中注定经常闲散，各处徘徊。



30 × 25cm

2. 有天傍晚，我偶然走上一条林荫道。

安静而黑暗，树梢上有光颤抖。金莺勉强唱着，它大概也老了。



25 × 12cm

林荫道到了尽头，我走过一座带阁楼的白房子。



30 × 22cm

4. 门口站着两个姑娘。

年纪大些的那个不看我；另一个惊奇地瞧我。



5. 那两张娇美的脸仿佛早已见过，我走回家去，觉得好像做了一场好梦。



26 × 15cm

6. 从此我就常上那白房子去了。

我的心越来越沉重；我的生活过得这样快，这样没意思。我听见她们的声音。